

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



新党升官发财记

宦海升沉录

无耻奴

耻

主编 骆秉全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

新党升官发财记 佚名  
宦海升沉录 黄世仲  
无耻奴 苏同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新党升官发财记/(清)佚名著. —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1. 10

(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)

ISBN 7-5034-1162-7

I. 新… II. 佚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5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6064 号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宦海升沉录/(清)黄世仲著. —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1. 10

(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)

ISBN 7-5034-1162-7

I. 宦… II. 黄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6063 号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无耻奴/(清)苏同著. —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1. 10

(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)

ISBN 7-5034-1162-7

I. 无… II. 苏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6041 号

---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刷装订:河北省三河市同力印刷装订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45 字数:4800 千字

印 数:3000 册

版 次:2005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

印 次: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353.00 元(全十二卷)

---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工厂负责退换。

## 目 录

## 新党升官发财记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酿教祸公款入私囊 | 破成见旧人论新法 | ..... ( 3 ) |
| 第 二 回 | 升官发财良言可佩 | 拜门投资捷径争趋 | ..... ( 8 ) |
| 第 三 回 | 酬报效特委购机差 | 企文明共联放足会 | ..... (12)  |
| 第 四 回 | 受擢掄试读拍拉玛 | 宏结纳新交勿克斯 | ..... (16)  |
| 第 五 回 | 搜票匪良友惨俱亡 | 查矿案利权思独擅 | ..... (20)  |
| 第 六 回 | 福州路集开矿股份 | 广信府设熬脑公司 | ..... (24)  |
| 第 七 回 | 防流弊订学务新章 | 审先几讲外交秘诀 | ..... (28)  |
| 第 八 回 | 恃旧交了结交涉案 | 创新法抽收警察捐 | ..... (32)  |
| 第 九 回 | 旧欢难续宿鸟惊飞 | 余痛未忘雄狐求偶 | ..... (36)  |
| 第 十 回 | 膺宪眷兼差习艺所 | 盼良缘私递恳婚书 | ..... (40)  |
| 第十一回  | 骇众目独表大同装 | 复私仇公布新闻纸 | ..... (44)  |
| 第十二回  | 数语乖违人财两失 | 一番辛苦名利双收 | ..... (48)  |
| 第十三回  | 保道员酬升官夙愿 | 办学务订专制新章 | ..... (52)  |
| 第十四回  | 生财有道利尽矿山 | 承乏无人差兼营务 | ..... (56)  |
| 第十五回  | 争拔擢大老徇私恩 | 贺升迁同寅设公钱 | ..... (60)  |
| 第十六回  | 揭假面往事具全图 | 写热肠小词明本旨 | ..... (64)  |

## 宦海升沉录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入京华勋裔晋道台 | 游天津爵臣征幕府 | ..... (69)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二 回     | 监朝鲜使节趣遥程 | 入京华群僚开大会 | (76)  |
| 第 三 回     | 宴华园朋友出京门 | 电天津请兵平乱党 | (81)  |
| 第 四 回     | 争夺韩政清日交兵 | 策划军情袁氏返国 | (86)  |
| 第 五 回     | 改电文革员遭重谴 | 练军营袁道拜私恩 | (90)  |
| 第 六 回     | 谈新政袁氏擢侍郎 | 发私谋荣相兴党祸 | (95)  |
| 第 七 回     | 革枢臣党人临菜市 | 立阿哥天子入瀛台 | (100) |
| 第 八 回     | 附端王积仇腾谤语 | 发伊犁送友论交情 | (105) |
| 第 九 回     | 蓄异志南省括资财 | 勘参案上房通贿赂 | (110) |
| 第 十 回     | 堕欲海相国人迷途 | 剿团党抚臣陈左道 | (116) |
| 第 十 一 回   | 立盟约疆臣抗伪命 | 奖殊勋抚帅授兼圻 | (123) |
| 第 十 二 回   | 离东岛返国谒疆臣 | 入北洋督衙擒刺客 | (128) |
| 第 十 三 回   | 纵刺客赠巨款南归 | 对强邻观兵守中立 | (134) |
| 第 十 四 回   | 严守中立诸将纪功 | 大兴党祸廿人流血 | (141) |
| 第 十 五 回   | 力劝勇退介弟陈书 | 宏论国仇学生寄柬 | (145) |
| 第 十 六 回   | 赎青楼属吏献娇姿 | 憾黄泉美人悲薄命 | (150) |
| 第 十 七 回   | 争内阁藩邸击疆臣 | 谋抚院道台献歌妓 | (156) |
| 第 十 八 回   | 出京门美人悲薄幸 | 入枢垣疆吏卸兵权 | (162) |
| 第 十 九 回   | 息风谣购枪惊各使 | 被谗言具表卸兼差 | (167) |
| 第 二 十 回   | 庆生辰兰弟拜兰兄 | 筹借款国民责国贼 | (172) |
| 第 二 十 一 回 | 拒借款汪大燮出差 | 遭大丧袁尚书入卫 | (178) |
| 第 二 十 二 回 | 请训政铁良感宫禁 | 遭谗言袁氏遁山林 | (183) |

## 无 耻 奴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挂弹章一书忤朝贵 | 谪天山万里苦风霜 | (191) |
| 第 二 回 | 转天心名士唱刀环 | 入皇都庸奴求副宪 | (196) |
| 第 三 回 | 刘益三有意激从军 | 吴子铭梦中施警炮 | (201) |
| 第 四 回 | 吴子铭一怒惩劣幕 | 宣兰生竭力救同乡 | (205) |
| 第 五 回 | 江念祖投笔从戎  | 宗宝棠捐躯报国  | (209) |
| 第 六 回 | 江参谋营外竖降旗 | 甄总统退兵失平壤 | (214) |
| 第 七 回 | 宣桂生血染辽阳草 | 甄士贵冤上断头台 | (218) |
| 第 八 回 | 吕仰正怒拳卖国贼 | 陈彩林受骗黑心奴 | (222) |
| 第 九 回 | 红幕僚觊颜称代表 | 副领事得意娶秋娘 | (226) |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回   | 安弼士当筵见名妓 | 江念祖无耻掉枪花 | (230) |
| 第十一回  | 陈彩林违心弹别调 | 江司马老脸站香班 | (234) |
| 第十二回  | 说嫖经风俗感迂移 | 争口角冤家逢狭路 | (238) |
| 第十三回  | 绰干趣太监闹姑娘 | 逐奸奴同乡传草檄 | (242) |
| 第十四回  | 磕响头额间留影  | 吃花酒席上惊魂  | (246) |
| 第十五回  | 孟观察倒霉逢泼妇 | 张夫人仗义夺孤儿 | (250) |
| 第十六回  | 宣小姐含酸撒泼  | 吕中书告假还乡  | (254) |
| 第十七回  | 女怪物筋斗跌当场 | 花冠军苏台占风月 | (258) |
| 第十八回  | 龚维藩当差嫖院  | 程公子吃醋发标  | (262) |
| 第十九回  | 桃花人面雀护重来 | 璧合珠联真娘下嫁 | (266) |
| 第二十回  | 嫁王孙夜走名姝  | 失优差痰迷心窍  | (270) |
| 第二十一回 | 乔小姐信口开河  | 江念祖谋差竭贵  | (274) |
| 第二十二回 | 江总巡狂敲竹杠  | 宝太守巧运奇谋  | (278) |
| 第二十三回 | 江颖甫谤颜回籍  | 端明寺纳垢藏污  | (282) |
| 第二十四回 | 歪和尚见色迷心  | 无耻奴瞒天设计  | (286) |
| 第二十五回 | 淫贼秃全倾积世资 | 假文君巧合连环计 | (290) |
| 第二十六回 | 搭航船当面骂奸徒 | 争布被暗中施鬼域 | (295) |
| 第二十七回 | 动官刑当堂负屈  | 骂山门小子受欺  | (299) |
| 第二十八回 | 掉枪花讼棍多谋  | 恶报仇乡人尝羹  | (303) |
| 第二十九回 | 伍作霖快意报睚眦 | 赵北山中年生逆子 | (307) |
| 第三十回  | 名讼师苦心授密计 | 不孝儿利口辩冤情 | (311) |
| 第三十一回 | 德太尊爱民拿讼棍 | 伍孝廉大胆到公堂 | (315) |
| 第三十二回 | 定爰书除害禁奸徒 | 拥厚资还乡游胜地 | (319) |
| 第三十三回 | 余季瑞买产中阴谋 | 江念祖丧心赚良友 | (323) |
| 第三十四回 | 总领事议和全大局 | 贤制军立约保长江 | (327) |
| 第三十五回 | 痴公子忽遇瞒天网 | 呆观察痛失昧心钱 | (331) |
| 第三十六回 | 获鹿县洋兵围电局 | 赵寿萱警报受虚惊 | (335) |
| 第三十七回 | 赵寿萱深宵窥秘戏 | 林良栋见色起淫心 | (339) |
| 第三十八回 | 王三锡全家遭惨祸 | 宣兰生设法诱奸奴 | (343) |
| 第三十九回 | 诛国贼凉血溅驴头 | 卖风情华妆游马路 | (348) |
| 第四十回  | 杨小姐无心随恶棍 | 邵梓玉开眼做乌龟 | (352) |

# 新党升官发财记

清·佚名



## 第一回

### 醇教揭公款入私囊

### 破成见旧人论新法

自从盘古开天，女娲补天以来，宇宙间一切人物，有个真的，必定有个假的。不期然而然，与那真的拼做一对，能够瞒过大众的眼睛，教他辨不出谁假谁真。有时那假的还要胜过真的一等。这也是天地间一种不可思议的道理。所以有了一个孔圣人，便有一个乡愿；有了一个伊尹，便有一个霍光；有了一个周公，便有一个王莽。甚至尧、舜的禅让，也有曹操、司马炎一班人，戴着假面去学他。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

譬如物类当中，鱼目混珠，珣玞似玉。扶拔仿佛狮子，钩吻赛是黄荆，一般也都有假。从前有个编《西游记》的邱真人，他最明白这个道理。他那一部《西游记》里面，不论什么如来、观音、唐僧、行者、八戒、沙僧，人人都有个假的。

可见世界上学步效颦的事，处处有之，不足为奇。外国人说得好：中国人最富于模仿力，所以以假乱真的本领，惟独中国人最擅长。即如目前爱谈维新的这些时髦朋友，满口里都是维新的话头，一面孔都是维新的气概，只少额头上挂上一块招牌，写着“维新”两个字。然而说他不是维新，他却老大的冤枉；但究其实，却是形式上的维新。要说是发于热诚，出于血性，实事求是，干那维新事业的人，恐怕一百个当中，寻不出一两个来。虽然，莫说是这班假维新的人，于时局上毫无裨益。要晓得照着中国已往的情形，没有这些假维新的人出来，把他改头换面，起个根基，就是一万年之后，也还是一个老大帝国。所以这些假维新的人，也是断乎不可少的。看官若不相信，待编小说的先把官场中一个专讲维新的人，将他生平历史，演说出来，给大众听听。

这人生在江西省新喻县城里，姓袁，名谓贤，表字伯珍，父母早亡。伯珍本是一个寒士，幸喜他自幼从着名师，学成一种无投不利的八股，所以到了三十岁上，便一战而捷，中上一名举人。他有个嫡堂兄名叫希贤，表字仰侔，是甲榜出身，一个户部额外主事，一向在京供职。袁伯珍因为会试不中，就在本

城里充当绅士。

新喻是个小县，没有什么大人物，况兼他家出了一个部曹，所以他这绅士，在地方上很是赫赫有名。除了知县大老爷，就算他最有势力了。但是他平日为人，最不佩服的是新法新政和那些外洋传来的各种新学术。单只为自己爱抽两口鸦片，所以每每对着知己朋友说：“外洋所有的东西，我一样都不爱，只有印度国出的鸦片烟与那墨西哥所铸的洋钱，和我还有些缘分。”地方上一班不成材的秀才，听了他这种议论，都奉为不刊之言。所作所为，居然和他一鼻孔出气，那下等社会的人，更是不消说了。

这一年，有个外洋的教士，来到这新喻县传教。因为路过东乡黄村地方，手下的西崽，到一个农家去买鸡蛋，和农家人口角起来，不料激怒了全村的百姓，聚集三四百人，把这西崽打个半死。又恃着人多，趁势把教士的行李抢个净尽。那教士见风势不对，便飘个空儿逃出性命，连夜打从原路回到江西省城，去见抚台，把自己在黄村受辱的情形，一五一十地述了一遍。要抚台替他札飭该管地方官，勒限缉凶，按律严办，并须将抢去的行李照数赔偿。还要叫黄村地方上的百姓，把打伤的西崽医好，方肯干休。

抚台听说，不敢怠慢。连忙星夜行文到新喻县，着查明肇祸的始末，把这起重大教案，限期办结，否则必要照例严参。这时新喻县知县姓胡，是个初次署事的人员，没有经办过交涉的案件。这天，忽然接着抚台大人的札子，拆开一看，犹如晴天起了个霹雳，吓得顿时手足无措。当下一面和老夫子商量，要请城守营派兵下乡，缉拿凶手。一面差片请袁伯珍到衙门里来，商议赔偿教士行李的办法。

袁伯珍听说知县相请，慌忙来到县署。那胡知县就请他到花厅上相见，先把抚台的札子给他看了，说：“兄弟不过是个五日京兆，不想这些乡民竟闹下这场大祸。据兄弟估量起来，教士的行李，不是轻易可以议赔的，至少也需一万、八千两银子方能了事。现在凶手能够拿获与否，尚在未定。但赔款一节，却不能动用正项钱粮。所以要请老兄过来，替兄弟想个办法。这是地方公事，在老兄也是义不容辞的。”袁伯珍听说，方才晓得本地出了教案，然而一时间何从筹此巨款？踌躇了半晌，方对胡知县说道：“现在地方上的公款，只有积谷一项，可以暂为挪用。但是事过之后，要想方设法补还，却有些难处呢。”胡知县道：“只要把这起案子早早办结，就把现在的肉捐、酒捐与各项铺户捐，酌量加上一两成，补还这款想也不难。”

正说之间，外面接帖家人上来回道：“城守营大老爷来了。”胡知县听说，便举起茶碗来。两边站着的家人见了，高呼送客，胡知县立起身来，一直把袁

伯珍送出花厅，口里说道：“请老兄从速把积谷款子预备起来，毋须再筹别项款子了。”

袁伯珍回到家中，便把管理积谷的各图董邀齐，对着大众，将胡知县方才的话述了一遍。原来新喻县的积谷，有三四万石，一向归各图董分起收存。各图董因为此项积谷，不遇着水旱荒年，是备而不用。有的便私下里将他换成了银钱，拿去做买卖、生利钱；有的将他暗地里运回家中，今日一斗、明日五升，都吃在老婆儿女的肚里。一两年后，早已颗粒无存。此时听说要清提这款，大家都慌了手脚，只得把实情告诉了袁伯珍，说一时买谷赔补，实在来不及。况且买的人多，谷价必然飞涨，哪里吃得起这宗大亏？要求袁老爷替大家想个出路。袁伯珍被一群图董央求不过，便许各人照现在市上的谷价，限于十天之内，按照各人名下收存的积谷数目，缴上一半现银，余下的再行设法。各图董听了，都十分感激，当下谢了袁伯珍各自回去筹备现银去了。

过了两日，袁伯珍便闻得街坊上的人纷纷传说，知县大老爷为着教案，亲自领着一班民壮，还有几十名民兵，到黄村地方上拿人，把全村的男女老幼，吓得逃避一空。知县大老爷没了办法，便把地保传到，打了一千板子，问他要人。那地保急了，就领着民壮到邻村上，糊糊涂涂地拿了十几个人进城，似乎正凶还没有拿着，只拿着一两个帮凶。那教士的西崽却没有下落，不知他哪里去了。

又过了几日，胡知县忽然又来相请。袁伯珍到了县署，依旧与胡知县在花厅上相见。胡知县道：“兄弟为着这起教案，连日都没有空闲。昨天又接到抚台大人一个札子，叫把缉获的凶犯从速解省。赔款一项，经洋务局总办与教士再四磋商，要赔他八千两银子。幸而那西崽还没有死，现已逃回省中。教士说他伤重，替他索要养伤费一千两。此事大约总得一万两银子，方能了结。现在兄弟已把当时在帮打的人，拿着两个，将他当做正凶，问了两堂，录了口供，明日就要解省。但不知尊处的积谷款子，现在预备齐集没有？”

原来袁伯珍连日收到各图董的现银，已有一万七千多两了，此时听见胡知县说，只用着一万两，心下突然冒出一个主意，便捏造出一篇鬼话，向胡知县说道：“这一起积谷，因为陈过了三四年，颜色气味都改变了，各家粮食铺，都不肯销售。经治晚再三情商，才勉强销去一半，然而照着市价，却要打个七折。现在这宗银子，统共有一万一千多两，存在两家大钱庄里。若要用时，只要发个谕单前往提取便了。”胡知县指望此案，即日办结，免得上司揭参，哪里还去留心袁伯珍说话当中的弊病？当时便向袁伯珍打了一拱，说：“全仗老兄帮忙。将来兄弟另外找个机会，传齐了这里三十六行店家，叫他们共同商

议，每月捐上千把两银子，弥补这款便了。”袁伯珍见胡知县已被他瞒过，心下暗暗欢喜。当时辞出县署，回到家中，便细细打算，要把这宗侵蚀下来的银子，汇到北京，托仰倭替他捐个大八成知县，为下半世吃着不尽之计。

谁知过了数日，外间又沸沸扬扬；说是京城里义和团起事，要杀尽洋人、教士，与中国人出一口气。袁伯珍心下想道：“这番好了，我一向最厌恶的是新政新法，从此可以铲除净尽了。”自此袁伯珍便天天留心义和团的消息。初时间闻得大师兄的符咒如何如何厉害，黄连圣母的法术又如何如何高强。不料过了月余，忽然说是八国联军已经破了天津，两宫仓皇西幸，向山西太原府驻蹕去了。袁伯珍听了这话，仍是将信将疑，以为有了义和团这般本领，哪有一败涂地之理？

又过了几天，正想出门细探北京的情形。忽然仰倭家里，打发一个人来通报，说大老爷从北京回南，现已到家，请老爷过去会会。袁伯珍听说，大吃一惊，自思仰倭好好的在京供职，如何突地回家，莫非出了什么乱子，把功名丢了？一面想，一面跟着来人，急急忙忙地赶到仰倭家里。只见许多亲戚朋友，乱哄哄地坐满了一书房，仰倭也在下面陪坐着，正在那里指手画脚，诉说那义和团。一见了袁伯珍，便站了起来，拉着袁伯珍的手说道：“兄弟，我此番与你见面，要算是鬼门关上逃转来的人了！”

袁伯珍见仰倭形容十分憔悴，说话又说那么蹊跷，忙问：“大哥，这是怎样讲法？”仰倭道：“你且坐下，待我慢慢地说给你听。”袁伯珍依言坐了。仰倭便把那些义和团如何杀人放火，攻围使馆，与外人为难；那些王公大臣如何相信他们，联军如何到了天津，两宫如何蒙尘出走；自己如何被义和团糟蹋，如何溜出北京城，从德州旱道取路回南，一路上如何屡濒于危。原原本本，详详细细，足足说了一个多时辰。

袁伯珍听得出神，直待仰倭说完之后，方开口问道：“那洋兵为何这般厉害，他们竟敌得过义和团么？”仰倭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咳，兄弟你哪里知道。那泰西各国最讲究的是政教两个字。他那理财、练兵、殖民、保教，以及工、农、商、矿诸政，一切都管理得井井有条，尽善尽美。所有国内通行的律法，又是由上下两个议院里的议员共同酌定，略有些儿弊病，就要及时更改，真所谓君民一体，从没有像朝廷那样独断独行，不管百姓们死活的。至于他们的学术，尤其讲究。全国的人，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学堂里出身的。自从士、农、工、商，以至天文、地理、律例、兵法、音乐、美术、文字、语言，样样都有个专门之学。其中最注重的是个哲学。他那哲学，仿佛我们中国宋儒所讲的性理。有了这哲学，所以就生出一种为人的道理，爱国的精神。这政教两样，便

## 第一回 酿教祸公款入私囊 破戒见旧人论新法

是外国富强的根本，我们中国没有一样赶得上他们，就是近年来所行的新政新法，不过学了外国人一点点皮毛。譬如眼下那些爱学洋派的人，把辫子剪了，换了一身外国的衣装，毕竟他那面目，还是中国人的面目；他那心肠，还是中国人的心肠。凭你怎样也改变不过来，有什么用处呢？至于那义和团，个个赤手空拳，也不晓得什么新枪快炮，哪能和那些洋兵对敌？算来这些人死在洋兵手里，还是个糊涂鬼，真是可怜可悯的。”

袁伯珍本来是个最顽固的人，不论见了什么新政新法，他意下却大不以为然，常说外国的人，不过仗着中国官府的势力，来欺压中国百姓，并没有什么本领的。今日听了仰济这一席话，方才如梦初觉，如醉初醒。其平日轻视外国人的识见，变做了崇拜外国人的热诚，只想从此改弦易辙，真心实意地做一番维新事业，便又问仰济道：“义和团这么一来，从前所行的新政新法，以后都用不着了么？”仰济道：“为什么用不着？反动势力多一层，那维新的程度就要高一层，这是各国已往的公例。据我看来，以后的新政新法，愈加要盛行的了。”袁伯珍道：“照大哥这么说，将来大哥也要像模像样地干两桩维新的事业么？”

看官，袁伯珍此时，确实是一片热肠要想维新，所以说话之间，便把自己的想法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。但是主意还没有十分拿定，还是可南可北的。假使仰济听了他的话，能够因势利导，劝他打叠起精神，规规矩矩做一个维新派中的完全人物，岂不是好？谁知仰济听到这里，便呵呵大笑起来，说出些坏人心术、引入邪途的话来。这一来，把个心肠极热的袁伯珍，登时改变了方针，变换了宗旨，好好的一个真维新，变成了一个假维新。正是：

一言唤起三更梦，片刻分为两样人。

要知袁仰济对着袁伯珍说出些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

### 升官发财良言可佩

### 拜门投赘捷径争趋

话说仰侨听了袁伯珍的话，呵呵大笑道：“老弟，你莫非发了呆了？你可知道从前泰东西各国那些锐意维新的志士，都是吃了狂药似的，拚着不要自己的性命，不管刀锯在前，鼎镬在后，只一味地勇往直前，只想达到他们的目的。可是到了后来，不是流血，就是断头，还要牵连了无数好人，个个做了刀下之鬼。像那日本的吉田阴、西乡隆盛，法国的玛利浓，意国的加里波等，这些人都是真维新党的榜样。所以说维新的成功，是无数头颅换来的。兄弟你想，为什么活得好好的一个人，定要走到这条死路上去？况且照目前时势而论，你我若要真个维新起来，恐怕一步也行不去。若说是为着国家，为着百姓，究竟哪国家百姓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何必把别人的千斤重担，担到自家身上来。一旦闯下祸来，真个流了血，断了头，还能算做忠臣，算做孝子吗？我以为人生在世，只要图得些荣华富贵，太太平平地受用个一二十年，也就算交代得过了。便说是要维新，不过借他人做个升官发财的捷径，千万不可以认真的。兄弟你是个聪明人，为何忽然说出这句呆话来？”袁伯珍听毕，暗想这一大篇说话，句句在理，一点也不错。

正打算再问下去，只见仰侨的家人从里面捧出两支鸦片烟枪、一盏烟灯、一大缸大土清膏，摆在榻上，把烟灯点了起来。原来仰侨的吃烟，也是老瘾。方才到家的时候，只在上房抽了两口，没有过瘾，便出来应酬这些探望他的人，所以此时他的家人见大家坐久了，就把烟具搬了出来。仰侨指着那缸鸦片烟，对大家说：“这缸大土清膏，是我路过上海的时候，在广成信买来的，你们大家也过来尝一口儿。”众人都笑着让仰侨自己先吃。仰侨便拉了袁伯珍走到榻边，一齐躺了下去。仰侨自己先烧了七八口，把瘾过足了，然后请伯珍过瘾，又笑着对伯珍道：“兄弟若真个要维新起来，不但这东西吃不成，便是姨太太也不好讨的。”伯珍一面抽烟，一面细想仰侨所说的话，虽是戏言，却也

## 第二回 升官发财良言可佩 拜门投资捷徑爭趨

在理。当下把那大土清膏拿来抽了几口，觉得还没有过瘾，又不好再抽，只得推托有事，告辞回家。

过了两日，袁伯珍叫家人备了几样时新肴馔，着人去请仰侨过来，要替他接风。谁知仰侨还没请到，忽然来了一个头戴草帽、脚着皮靴、一派湖南口音的朋友，登门求见。袁伯珍叫家人问他要个名片来一看，见是一张一寸多宽、两寸多长的镜光雪白的洋纸，上面横印着“曾式诗”三个字，底下又有“颂笙”两个小字，不觉心下有些诧异。及至两人会了面，方知他是湖南浏阳县人。他的叔父名叫曾国环，是自己的乡榜同年，因为他从东洋游学回来，闻得湖北新堤出了富有票这桩案子，想着自己与唐家里沾着点亲戚，恐被株连，所以就避到江西这边来了，顺便到袁州临江一带看看，有什么好的五金煤矿，以便日后怂恿个把洋人，叫他拿出资本，前来开采。今日到了新喻，晓得袁伯珍和他叔父有年谊的，所以特地前来拜见。

袁伯珍问明了他的来踪去迹，才晓得他也是维新一派的人，正想要再问他东洋游学的情形，只听得家人高声叫道：“大老爷来了！”伯珍抬头看时，仰侨已进了客堂。仰侨先与曾颂笙见过了礼，问过了尊姓大名，然后一同坐下。袁伯珍便把曾颂笙的来历，细细地告诉了仰侨。说他就是浏阳曾同年的令侄，又回头对曾颂笙道：“世兄休嫌简褻，就请在舍下便饭，谈谈外国的风景罢。”曾颂笙见推辞不得，只得答应留了下来。

一会儿，家人们端出酒菜来，把席面摆好，袁伯珍拉了两人一同入席。仰侨与曾颂笙在席间谈谈讲讲，晓得曾颂笙是个开通人物，两下里说得很投机。袁伯珍听了许久，听得津津有味，憋不住开口问道：“你们所讲的这些新法新政，和那些外洋的人情风土，是出在哪部书上的？”仰侨道：“我一时也记不清楚，但是我所买的书，尽是洋版，因为怕义和团见了，把我当做二毛子，所以被我一概烧掉了。”曾颂笙道：“小侄倒还有几部带在身边，年伯若要看时，待小侄明天送过来罢。”袁伯珍赶忙答道：“这样好极的了。”

说时，只见仰侨在那里一连打了两个呵欠，袁伯珍便叫家人拿出烟盘来，请仰侨吃烟。这里曾颂笙等着仰侨慢慢地把烟吃完，回到席上，又吃了一巡酒，方才大家把饭吃了。家人递上手巾，擦过了脸，看看天色，已经傍晚。仰侨一面拉了曾颂笙的手，要请他搬到自己家里去住，一面站起来向袁伯珍告辞。袁伯珍挽留不住，只得把两人送出门外，让他们去了。

次日，曾颂笙央了一个仰侨的家人，送了几部书来。袁伯珍叫取上来看时，乃是《西学大全》、《时务新论》、《盛世危言》、《万国史记》四种。这四种书都是新喻城里买不到的。从此袁伯珍便躲在家中，专心致志地在这几部书上

用功。

光阴迅速，转瞬残冬已尽，又是新年。此时曾颂笙已回湖南过年，袁伯珍只和仰倬两人谈谈新学。有时一同走到街坊上去，探听京城的动静。仰倬是个喜欢热闹的人，好不容易在家中闷了几个月，才听得和议已经告成，两宫已有回銮的消息。又过了月余，又听得东南各督抚都遵照上谕，奏请举行一切新政，如废科举、兴学校、修武备、励实业、开银行、办警察等等，都说是要办的。便对袁伯珍道：“何如？我曾经说过的，反动势力加一层，维新的程度就要高一层，今日果然应了这句话了。”袁伯珍对他深为佩服，就问仰倬几时方能进京。仰倬道：“我昨天已经接着北京朋友的来信，说现在行在权设的六部，没有办事，若能趁此时赶到陕西去，伺候两宫回銮，将来定有好处，所以打算再过几天，就要动身了。”

袁伯珍听说，突然触起从前要想做官的念头，就把自己也要打算捐官出去的意思告诉了仰倬，请仰倬替他筹画。仰倬道：“兄弟，你预备出多少银子？”袁伯珍道：“大概张罗起来，有个六七千吧。”仰倬道：“你既然有这么多银子，只要跟我到湖北去走一遭，我自然有办法，教你做官，可以不用捐得的。”袁伯珍连忙请教是怎样的办法。仰倬道：“现在不好说得，且等到了湖北，便见分晓。”

袁伯珍估量仰倬的说话有些道理，当下欣喜万分，回到家中，便与妻子巫氏商量，把去年积谷项下克扣下来的款子；和那历年做绅士赚来的银钱，都集拢了来，又到亲戚朋友那里张罗了一千多两，一共凑足了八千两银子。这里袁伯珍方把衣服行李等等安排停妥，那边仰倬已差人过来关照，说五天之内就要动身。袁伯珍听说，赶忙把这些银子交与稳妥有名的钱庄，汇到汉口。然后和仰倬到各处亲戚朋友家辞了行，雇了一只民船。

到第四天上，各人带了一名家人，就由家里动身上船。一路上经过临江府、南昌府，到了湖口，换乘了小火轮，驶过那个鄱阳湖，到九江码头，又换坐了大火轮，一共走了十几天，方才到了汉口。仰倬见到了汉口了，便带着行李，乘个摆渡船过江，在武昌府城里热闹地方，拣个大客栈住下。

次日，仰倬起来，叫家人雇了一乘官轿，自己换上一顶大帽子，穿一身行装，坐了轿出去拜客。足足拜了一天，直至天黑方才回转棧房，对袁伯珍说道：“你的事情，我已经托了一个朋友，这朋友是我的会榜同年，姓黄，本来是直隶候补道，因为制台大人是他的老师，奏调他过来的。他和这里首府与制台的心腹李统领，都极其相好，我托他把这事与首府和李统领商量，自然有个路数出来的。”袁伯珍听了，心里暗暗喜欢，只望着黄道吉日内便有好消息送

## 第二回 升官发财良言可佩 拜门投费捷径争趋

来。

过了两天，果然黄道台到栈房里来回拜。仰仗叫伯珍回避开去，独自一个儿与黄道台密谈了半日，直待黄道台去了，才告诉袁伯珍道：“这事已略有些头绪了。适才老黄问起老弟是哪一科中的，我告诉他，他说老弟的座师，是制台的门生。他前日已经托了李统领教他走个内线，老弟明日只要先写个门生帖子，去拜李统领，送他二百两银子，作为贽见。再写个再门生帖子，去见制台，制台是专讲维新的人，这两日正打算要立个东文学堂，还没有筹着经费。老弟须预先拟个请办东文学堂的条陈，请老黄润色润色，带在身边，到了见制台的时候，当面呈上，就说自己情愿报效五千两银子，作为开办这学堂的经费，自然不日就有好处。但是老弟须要先捐个同知或是知州的虚衔，顶在头上，那就更容易得法。又据老黄说，这位制台大人最讲究文墨，老弟上的条陈，第一要不拘成格，字里行间，略带些古文气息，方能中肯。这是最要紧的事，就是银子少些也无妨。”袁伯珍听毕，低头想了一会，对仰仗说道：“黄道台所说的话，我都办得到。我往年为着金顶子难看，同知衔也捐有一个。只是要拟这个条陈，却是个难题目呢！”仰仗道：“你且胡乱拟一个起来，待交与老黄看了，再做道理罢。”袁伯珍无奈，只得答应着照办。

这日吃过了晚膳，就靠在烟榻上，呕心挖肚地足足拟了一夜的条陈稿子，还没有拟好。第二日，到两点钟后，方才起来。又因为银子要等用了，便把汇银子的票根找了出来。特地过江到汉口一家汇票庄上去，教他把银子汇到武昌城里，以便缓急要用，不至误事。及至到得汉口，把这事料理清楚，天已晚了，不得已只得在汇票庄上权宿一宵。

次日午牌过后，袁伯珍方始过江进城。谁知正走到城门口，忽然与一个头戴草帽、脚穿皮鞋的少年撞了个满怀。那少年抬起头来，对着袁伯珍一看，不觉失声叫道：“呵呀！”正是：

宦海忽闻新世界，名场又遇旧知交。

毕竟不知这位少年姓甚名谁，为何失声大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